

朝野記言 五

共十四

13  
1491  
5



門 1 加 3  
號 1491  
卷 4-5

臣道門

宦途

致仕

勲臣

權勢

權奸

士禍

黨禍

宦寺

吏部門

銓法

總纂



官途

河文孝公演為慶尚監司南忠簡智為都事後河在相府

而南及登相位河曰監司非急足幾為都事所躡瑣錄

蔡仁川壽常為都承旨時金政丞壽童為注書政丞公年

少登第容顏秀美處事精敏仁川公每嘉歎不已仁川

夫人適懷孕當產仁川每仕罷還家語夫人曰君若生

子當名壽童未幾果生子遂命壽童即叅判公紹權小

名也其後仁川未免嘉善而金公已居首相官路翻覆

若此可笑思齋撫言

申企齋於中宗己卯為大司成尚相公震以上齋色掌

出入於明倫堂及群賢亦死公亦退居忠原之達川二



十年尚公已卯冬登第丁酉金安老被罪戊戌春公還朝復為大司成尚公時為戶曹叅判遇於道驅輶至公之馬首而謂公曰令公不識我乎我乃已卯色掌生員尚震也公曰然乎令若不言楚澤餘生豈能記舊時之面目乎遂相揖而去 松窩雜記

明廟擇宗室子三人特選師儒授書鄭丞相芝行為教官未久 宣廟即祚越明年鄭始釋褐不次超陞十三年驟秉鈞軸鄭叔父林塘惟吉以贊成主文衡朝夕入相而鄭方在場屋及鄭大拜林塘猶在鄉列鄭相二年既卒而林塘始入政府 紫海筆談

鄭相國芝行之為相松江按湖南節辭於鄭公曰目今南

徼多葺戎事甚殷某以白面書生不解軍旅方面豈其任也鄭公曰議者以死節許令公以令公苦節何往不可松江笑曰功名富貴相公為之獨以苦士之節委一鄭某口何以堪之時以為名言 五山小說

鄭松江為吏部郎中鄭公芝行為負外其後辛巳鄭公位昂軸松江醉贈一絕曰塵中宣識令丞相醉後猶疑舊佐郎 五山小說

鄭右相彥信以大臣兼軍器提調其壯元李忠元縉為寺正其後李鰲城亦大臣軍器提調而其壯元黃致誠亦為寺正鰲城戲黃正曰使君為完原則不可使吾為鄭相也蓋完原後至一品府院君而鄭公未幾竄逐而

卒故也識小錄

陽波鄭翼憲公戊辰登第其時王父登第已十年沂川洪文簡公甲申登第其時王父陞亞卿之列已八載矣翼憲已廿八相而王父尚處亞卿丙申王父以戶曹叅判使燕時沂川已陞正卿以戶曹判書出餞于西郊官路陞沈古未有若是之懸殊者壽谷集

陽坡鄭翼憲公入相後三年文谷金相國登第二十二年大拜則與翼憲同處鼎席世以此為前古所無而文谷夫人王父外孫也 仁祖七年王父自玉堂忤 旨出補開城經歷時伯姑從行文谷夫人宗生于開城後三十三年壬寅王父逝宗伯留守開城而金相以禮判為

價使之任到開城時金相年纔三十有四官位之早顯

宗國朝以來無兩云壽谷集

沈相連源與鄭湖陰同辛亥生湖陰丙子春魁重試為應教往金貧成瑤家沈相即其婿也金公召公出拜湖陰坐定問其年即同庚而鄭已再登第相公幼學當時殊有歎羨之色連相公登第教歷入政府則鄭滯於知敦寧相公始吹噓授宗伯世間官爵之翻覆早沉類如是夫識小錄

朴叅議楮之子三人召榮增榮俱早登科俱即吏曹一時振耀而其長光榮增登不第四十猶困於博士弟子人皆謂之公亦自困也其後二君相繼而卒公晚登第亦歷清要官至叅判封君年七十六而卒子孫鏡二為

科第宰相不絕人之固不可以早晚通塞為恨也識小錄

致仕 恬退

崔烟村德之 太宗五年登科選八史局歷玉堂臺閣嘗以南原府使退居灵岩永保村扁其樓曰存養 文宗元年召拜藝文直提學明年冬告老而歸同朝卿士賦詩贖行以高其志者甚衆辛未癸酉之間國家多故先生之舉誠若炳幾保身者然以此稱其明智名臣錄韓上黨明澮構亭漢水之南名曰狎鷗欲以定策功擬韓忠獻將辭先江湖而願憲爵祿不能去 上作詩別之朝士爭相和韻判事崔敬止詩三接慙慙寵渥優有亭無計得來遊肯中自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狎鷗明澮愚之不列懸板中秋江冷話

魚直提學愛甲常與申檣相約曰吾等事君盡忠若得名  
遂須歸養先親及入集賢殿卽呈辭願浴溫泉仍歸昌  
寧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涼草樹古池頭若余豈  
避功名者只為慈親不遠遊後申檣累官叅判謂公之  
子翰林孝瞻曰余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能決歸余則  
負約多慙權貧成蹉謂人曰我國辭爵祿者止二人名

臣錄

中廟朝李賢輔年七十一丁外憂廬墓服闋除戶曹叅判  
謝病乞浴歸禮安蓋為休退計也措紳傾都出餞中  
廟嘉其恬退除守知中樞 仁廟 明廟嘉獎累陞崇  
政八十九而平時子仲樞為安東府使希樞為義興縣

監李樞奉化縣監人稱壽福有終 東閣記

李左尹潔暮年謝病家居不受祿大臣沈連源尚袞等白  
為奉朝賀受祿以終其身厥後李府尹彥澤年八十欲  
得奉朝賀吏曹以無前例不許 芝峯說

八溪君鄭公宗榮己丑春以判中樞將歸原州田里特命  
給馬且 教曰欲為引見聞卿難於行步故不果賜阿  
多介一部胡椒一斗遣中使宣醞于漢江樓命一行子  
筭族親及餞送人負並為八叅書其姓名以啓自闕下  
至漢江道路聳觀先吏薦平填滿車下多歎息泣下都  
門外祖送之盛至於六曹回文廢衙而會焉郊頭車馬  
不可勝數既還鄉黨親戚莫不提壺挈榼佳山勝水娛

樂歌舞殆無虛日 碑銘

宋三宰純之庶叔每曰職居宰相吾見出自西小門者未見有從南大門而出蓋仕宦于京者至死不去故云然公每嫌其言其自開城納節而歸也語庶叔曰吾今得出南大門矣識小錄

余少時以黃華紙作丹請法書于退溪先生惟寫邵康節詩多答寄富鄭公之作蓋富公勸康節從官而康節不願仕之作也他詩亭多此意滿丹皆愛閑不趨名利之詩豈退溪預知我愛官職不肯退之意而加針於頂門上耶又每見牛溪嘗勸我休官退居余答以無田可歸牛溪曰雖無可畝處若勇往決歸則亦可食貧度日諺

曰生人無蛛網胃口之理真格言也余愧警而已豈意年過耆而尚且貪戀不肯退乎每一思之為之赧然月汀謾筆仁祖朝趙浦渚翼以領中樞府事決退上疏乞致仕安公邦俊聞公退以書相賀手製草屨以送之南溪集

吾自己已引對 上有諸臣不從吾言則納官退去之教心實愧恥伊時有數語仰規而終不無錢若水勇退之志甲戌欲不出矣適有湖南之命余兒時多病受顧復之恩不是他人比釋褐之後雖宦道清顯而祿入殘薄不得為一日之養若欲行高志而不顧烏哺之私則恐不得報同極之恩為終身之悔不得已勉赴厥後屢欲引退而終不得遂計己卯三月始得以沐浴受由為長



往許尹僉知掄以書責吾不為一陳疏章以救闕失而  
退歸之非余答曰昔薛文清以刑部尚書退歸而明史  
只書曰見曹石勢盛即日南歸云而無陳疏之事云云  
艮齋病後漫錄

恬退自守不但求之於鄉曲尤宜求之於朝著之間蓋士  
之任于朝其心所存勢利廉恥相為輕重勢利輕則廉  
恥重行有不合不肯苟容廉恥輕則勢利重經營鑽利  
干進不已人君與干進之輩為國則其國不幾於殆哉

完平戊申劄

世宗朝李孝靖公貞幹以嘉善前都觀察使致仕家  
居年過七十母金氏亦踰九十奉養盡孝 上命陞

資憲階拜中樞院使特賜几杖酒樂以侑壽席蓋  
公以孝行已致仕而起拜樞院受一品不常受之  
几杖誠盛事也 蘇齋錄

勲臣

太祖元年壬申策開國功臣益安大君芳毅等三十九人  
戊寅 定宗嗣位策定社功臣義安大君和十七人以定  
芳碩之亂也

庚辰 太宗嗣位策佐命功臣李衍等三十八人以平朴  
苞之亂也

端宗癸酉策靖難功臣鄭獬趾等三十六人以斬金宗瑞  
等功也

世祖丙子策佐翼功臣桂陽君增等四十一人以發成三  
問等六臣謀之功也

丁亥策敵愾功臣曹錫文等四十一人以討平李施愛

功也

戊子 睿宗嗣位策翊戴功臣申叔舟等三十八人南怡  
被誅後錄勲也

成宗辛卯策佐理功臣申叔舟等七十五人以治平輔佐  
功也

中宗丙寅策靖國功臣朴元宗等一百七人以反正功也

丁卯策定難功臣盧永孫等二十一人後因臺啓削去  
二十人只錄永孫以告李顥逆謀之功也

宣祖庚寅策光國功臣尹根壽等前後奏請者十九人以  
宗系辨誣之功也

又策平難功臣朴忠傑等十二人以誅鄭汝立功也

丙申策清難功臣洪可臣等四人以討平李夢鶴功也

乙巳策扈聖功臣李恒福等八十六人以壬辰執勒功  
也

策宣武功臣李舜臣等十八人以討倭功也

仁祖癸亥策靖社功臣金瑬等五十人以反正功也

甲子策振武功臣張晚等三十二人以討平李适功也

丁卯策昭武功臣洪寶等六人以誅李仁居功也  
戊辰策寧社功臣許禱等十一人以告柳孝立逆謀功  
也

甲申策 功臣具仁虛等四人以誅沈器遠功也

肅廟庚申策保社功臣金錫胄等五人以誅柁堅功也

李師

命金蓋勳趙泰相甲範肇  
李光漢李元成追錄還削

今上戊申策奮武功臣吳命恒等十五人以討平李璘  
佐朴弼顯等功也

明宗乙巳鄭順明李苞等謀殺尹任柳灌柳仁淑錄保翼  
功二十九人又以金明胤密啓戮殺桂林鳳城兩宗室  
改保翼為衛社錄三十人 宣廟丁丑追削之

光海壬子以壬辰分朝從行諸臣錄衛聖功臣崔興源等  
十八人 仁廟癸亥追削之又於光海時有翼社定運  
亨難三勳癸亥還削之

景宗癸卯錄睦庠龍扶社功臣今 上甲辰庠龍伏法因  
為削勳

本朝所謂功者雖不敢議而慚德多矣唯平難靖社能免  
矣其所謂慚德又帶得大罪如趙英珪之邀擊圃隱以  
觸 太祖之驚怒 中廟朝諸人負迫君父使不保琴

瑟之樂而卒致已卯斬伐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  
推類以盡其餘則凡此類之嫡長世受麻陰亦過矣九

卷集

中宗靖國初功臣大抵類姻婭請囑而叅劾者多權鉤高  
卧門外姜渾尹珣被拘軍門皆錄功籍而尹璋曹繼衡  
李瑀見廢主窮困誑誘走出投身托命物論鄙之日月錄

中廟已卯十月大司憲趙光祖等兩司合司伏閣論丙寅  
反正時錄功甚多至分四等請削去猥濫者玉堂大臣  
六卿亦爭之竟削靖國功臣二三等之濫錄者四等全  
數及光祖被禍還仍不削東閣記

有老璫以掖庭間流傳之言語人曰 中宗靖國後見元

勲朴元宗柳順汀權位隆重賓客盈門聖心不平待之  
過優專以悅其心為務使掖庭人賣與珍玩奇羞以察  
其感戴淺深故朴柳兩臣釋權謝客近婦女飲醇酒能  
得畢命於牖下 仁祖靖社後於諸功臣中特遇數三  
功臣恩禮非常蓋用 中廟故事而數三功臣不能如  
朴柳兩臣之覺悟皆不能令終在古已然之事可為後  
人將來之戒云日繼錄

中宗癸酉議政府奴鄭莫介告功臣朴永文辛允武等謀  
不軌皆施極刑而其言辭曲折多出莫介傳會難以取  
寤矣永文家財專賜莫介特除為堂上仁護軍別賜銀  
帶及儀章鞍馬問事官尹希仁柳雲同陞堂上人踰為

三折衝莫介具儀物出入閭巷小兒擁馬前後或有榮  
慕歎賞者或有輕鄙唾罵朝論恥與為列持平權撥獨  
啓請奪其職 上從之時論快之 日月錄  
勳時推官之並錄作備於乙巳權奸不可以為法已丑  
之事雖出於 先王特命而一時公論極力爭之以為  
不可愚伏集

癸亥反正之翌日舉義諸將榻前議事公奏曰昨日之功  
李适居多當為兵判适曰昨日金塗以大將期會不至  
李貴以臣代之臣以後至欲斬之李貴力止故不果矣  
塗日期以二更論以兵法先至者當斬韓嶠曰兵法無  
此語其後 上命大備牛酒犒餉舉義將士於慕華館

将定坐次公以扈衛大將坐於北金塗以義兵大將坐  
於公之上李适以下皆將分坐於東西适嫌其坐於金  
塗之下却立睨視怒氣勃 公温言解之适含怒而就  
坐既與塗事 相忤且其子既叅舉義而不為叔用其  
弟以文官亦不得職勳錄反居金慶徽之下而於又以  
平安兵使出送西塞以致快 蓄憤釀成甲子之變可  
勝歎哉 延平日記

仁祖辛未三月引見靖社元勳於春輝堂而不令承旨更  
官入叅右相金塗啓陳未安之意 上曰 祖宗朝見  
勳臣亦有如此之時有何所妨既進見東宮伏於左西  
大臣伏於右 上親執爵以勸勳臣如家人禮金塗又

以承史不入為未安李貴曰臣意則 殿下不為此等  
事故國勢如此矣 上命各陳所懷酒酣李貴曰臣欲  
起舞惜無舞樂 上曰雖無舞樂亦何妨蓋 上特為  
謾語以戲公而公性直不悟強欲起舞而醉不能也延  
平日記行狀

仁祖反正後勲臣並被崇用副提學鄭經世於筵中誦功  
懋懋賞德懋口官之言以諷 上修撰趙誠立亦曰勲  
臣自勲臣士類自士類李延平貴聞之啓曰聞兩臣有  
所云口臣等請退去 上曰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  
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也此豈勲臣辭退之時乎即命  
趙誠立詣公筭謝罪 延平碑

李咸陵澣靖社功臣也傲睨軒冕務自放逸裸裎身體不  
事檢束余嘗質之先君先君曰始議反正之日諸人皆  
以安宗社保民生為說故李公樂聞而與焉及至勲業  
已定多不能踐其言至聚籍沒家器皿衣服之類日日  
聚會親自分之李公見瑣屑貧鄙之狀羞愧欲死自廢  
終身以明素志豈可執其跡而論其所存乎 公私見聞  
有長老言靖社勲臣中多英豪文學之人而 仁祖之倚  
重終不如完平李公至於李延陽時白則其忠樸尤著  
而猶以凡常功臣待之及丙戌尼山土賊之變延陽自  
請督戰自闕下直赴官廨即日啓行終不入其家 上  
後聞其事始乃褒嘉於引對群臣之時以延陽之盡瘁

謹慎受知之晚如此則况其不及者哉世之欲但以功業深結主知者可以為戒矣公私見聞

甲子適變後 仁祖欲以公州邑後人盡錄勲籍公啓於

經筵曰公州三日之程旬朔執鞿之勞何至錄勲臣恐

官方從此淆亂 上從之 樞灘年譜

魚有沼等北征之賞加資賜與悉遵功臣例而但不為勲

跡丙子三門力戰將士錄勲固無不可而外議猶有異

同若依魚有沼例施行則無憾於酬報之典而人言亦

自止矣 逢川集

### 權勢

太宗朝安城君李叔蕃自成大功後恃功驕傲視同列宰

樞不啻如僕隸君命召則稱疾不往中使候者絡繹不

絕而絲竹鬧於內室或欲注人官爵則書名於小簡俾

人奏之以故親朋布列膺仕大起甲第於敦義門內忠

聞人馬之聲奏塞門禁行人奢僭日甚遂得罪長流咸

陽別墅 慵齋叢話

韓明澮構亭於漢江上游扁曰押鷗嘗有詔使欲往遊賞

明澮請設龍鳳遮日以侈觀瞻 成庙不許明澮作也

而起臺諫以無君請罪命竄外尋放還 松窩記

韓忠成明澮與申文忠叔舟連婚權翼平擊又欲與忠成



婚忠成難於拒辭訪諸文忠文忠曰此易耳何不答以  
吾三人一體同功既與申結姻又婚於君則上無乃  
置疑於吾三人之密耶遂如言答之權瞿然曰吾思不  
至此諛聞瑣錄

越川君金吉通為吏曹正郎判中樞院事魚孝瞻為集賢  
校理時有一朝士設筵以邀吏郎魚不知先就其筵暫  
設小酌而杯盤草草無下筋之物金至主人遽催進饌  
具如獐肝等味極為芳鮮魚舉動寬緩語不輕發鄙其  
為人執箸攝肝徐曰吾亦契吏曹肝也青坡劇談

黃士佑當安老肅權之時依阿取容位至吏判貪濁甲于  
一時受賂賣爵以肥其家家前別起馬廐昏啓既門及

朝點檢則馬之懸柱題名者日不下五六云舊城雜說

權姓宰樞以文官顯於朝父死將掘人塚墓而葬之塚主

曰此吾父墓也吾父官雖卑意氣嚴毅非尋常人慎勿  
侵動將必有害宰樞不聽竟掘其墓其夜風水李官夢  
紫髯丈夫憤怒叱之曰汝何奪我安宅移給他人禍根  
宗在於汝即以拳搥其背李痛腦流血須臾而死未幾  
宰樞亦被誅家門殄絕慵齋叢話

尹元衡為兵判差一武人北道權管武人之任送箭筒元  
衡怒曰我不學射焉用箭投之樓上未幾武人罷官歸  
謁元衡怒目而見之武人曰前者謹呈一箭筒未曾覽  
否元衡疑之命婢取來鑰匙發緜皮湧出上觸于樑

散于座前元衡驚喜即除饒邑元衡敗後有人僞其宅見壁上反糊一紙諦察之白粒三百石大甕一隻並納云其受貨類此又其為吏判時有一人納繭累百斤求補叅奉元衡臨政疲睡久不呼名即官秉筆促之元衡和睡而答曰高致高致者繭之俗名也及受點曹吏廣求高致而不得至一處有遐鄉寒士名高致以其人拜之元衡亦不敢拜其真偽

於于野談

明宗朝李樛當權金明胤奴顏父事畜躋崇班搖尾攀附極呈醜態時人目為侍養至有父少子老之譏

國朝記事

光海朝朴承宗為首相常置砒礪大如鴨卵者於佩囊中曰遭時不幸朝夕待死安可無此物也每閑居靜處輒

唏噓不自勝

公私見聞

光海廢母庭議李月沙病不赴儒生全瑩上疏請先誅瑩瑩湖西人其母公之姓族也聞公將被罪遣瑩來問到京為許筠所迫為此疏及持刺謁公坐客皆失色下人亦驚避瑩問而知之乃哭曰我本為拜謁而來昨夕到邸許判書出一疏令呈之曰當有好事實未知疏中何語也聞者傳笑

行狀

有關西妓真伊年垂八十嘗為李爾瞻子大燁所畜者每言渠於反正後赴人家宴會見士大夫攘臂噴沫罪狀爾瞻者多曩日冒夜出入於爾瞻家者也爾瞻勞心迎士自以為必得其力而反致敗國亡家至於身後詆辱

又出於平日結為死黨之口自是以後若見假名儒士  
粉飾言貌出入人家者則未嘗不為人家憂之云見公私  
韓纘男懷德人也久未釋褐趨附西人而終無所成素善  
玄琴李知老為忠清監司時抱琴隨行人指謂進士中  
房及登茅甬瞻秉權首先諂事滅倫大論皆主張之其  
類目之為新附向化苔泉雜記

余為黃海監司時有一文臣堂上權勢赫然貪饕無厭嘗  
防納黃州司宰濟用等監貢物元定價木五十同而兵  
使鄭沆欲為媚悅加徵五同輸送于其家其人無意備  
納兩監催文絡得於監營監司投致色吏每加刑訊本  
州送人于其家催納則輒以官威囚禁不敢開口者既

至三年鄭沆適歸兵使權餘慶繼來亦承風旨不敢可  
否判官慎守乙多備土物滿載一馱折簡哀乞則盡納  
其物而亦不修答守乙逢人輒說其人間而忠之喉臺  
諫駁去餘慶更徵五十同木於民間時方窮夏怨讟朋  
興余常憤其為人反正初余又為忠清監司其人廣占  
民田洪州天安牙山溫陽等地廣設屯田多至六處積  
穀累千時朝廷毀撤私屯入接之徒一時逃散穀物則  
沒入官家其人父子分配絕徵又出送口父子並係牢  
獄家產蕩然甲茅三區受廩償盡賣權貴之家久乃得  
免還發配所大翁歿於謫所今雖放還流離湖右窮悴  
僅存天道神明足為貪婪者之戒竹窓閑話

仁祖朝一宰臣卒將斂而體廣棺板無可稱合者時吊客  
滿堂皆卿宰大官也棺工言某官某為其親措置大板  
此必合用諸宰送言請先用而即償板主曰親年已高  
朝夕不可保不敢聞命有文官方負時望追到招僦徒  
曰汝以吾言往請之板主聞其言不敢出一言即以家  
馬載送文官大喜曰吾言何敢違也潛谷金相國在座  
見文官自大之狀歸語于笏曰人畏吾勢焰不敢言私  
此可自反而全不覺悟欣快自得以誇其氣勢之能壓  
人此人決非吉人也其人後果不良死云因絃錄  
長老謂余曰金自黜以白徒叅靖社勲身都將相富貴隆  
赫而猶不自足欲令其子試占鬼科據清顯以厚貨賂

鄉儒之善文者代述擢芽至於登玉署冒銓郎門闌一  
倍契甚而又欲以其孫世龍尚翁主誘賫卜者偽贊  
其命欺罔至尊連姻王家氣勢所壓無物不摧 孝庙  
在震邨亦恐其見忤而迷不知悟終至身被大戮家無  
照類寃取禍源皆由於為子求榮為孫尚婚云公私見  
一士族登科賀客盈堂洪沂川命夏亦預焉主家大夫人  
教言于諸宰曰兒子幸登科芽以吾在堂將率侶夫而  
僂人朴男者先為布井富家子武及笄所占若得大官  
一言可以奪來有一名宰即令僂徒曰去棄朴男來如  
或違拒並拿武人父子至洪公曰布井子之先占有名  
僂人在渠固為愚濫而令公曾為憲官推治王子奴之

怙勢作挈者今反使氣張勢其能無愧於彼奴乎使氣張勢光海朝宰相之所以敗國亡身吾儕不宜有此行也其辜愧謝不已後不敢以氣勢加人

目錄錄

老譚金謹行疾甚有故人子業譯者就床泣問其可以終身行之者謹行曰吾輩不交宰相則無以拔身伺候公卿之門勢所不免也然而必敗之家則不可輕進以取連累之禍也業譯者曰何以知其必敗謹行曰宰相取禍之道非一而身不離要津好議論會賓客車馬盈門者必敗聚無賴嗜利之類論難東西轉移存本取利之說者必敗邀雜術之士好談公私吉凶者必敗欲得愛人下士之名而不知古今人心之不同使粉飾言願假

稱儒士者自作讐言陷人利己者交構彼此朝晝異行者結連輿路喜交士夫者恒在座上者必敗宰相敗則賓客例被連逮差失一足大禍隨至必加審察而後入其門毋使人指稱某家狎客可也

開居漫錄

趙龍洲綱嘗曰凡大家子孫之殘微為軍保者非有祖先積德之蔭不能致趙監司世燬問其故龍洲曰政丞之子為判書判書之子為叅判替降一等至於史庫叅奉而叅奉子孫為軍保則其不見禍患而漸就殘微可見也不能積德之家則未及史庫叅奉而或死於凶獄宗族夷滅或多行不義為世大僇求為軍保而且不可得也

目錄錄

近有一武夫為某邑倖民有爭田者甲是乙非武夫從公  
決折將給成案有一權宰受乙者賂抵書邑倖大示威  
暴武夫招甲者流涕曰吾不從權宰之言則不能保吾  
爵不得不知非誤決汝於他日地下訪我於刀山之獄  
也甲者亦叩骨痛哭而退問者莫不為世道寒心云開

居漫錄

李無強詣附李苞方為兩司亞長而士論則甚鄙王堂錄  
本館圈點之日一館之官皆字無強曰景休今番當被  
錄無疑及其圈點訖考無強名下則無一圈遂相與陽  
驚曰李某乃不得參於今日之錄耶一樣鄙其人不肯  
圈其名下者真情也而外作陽驚之語亦可笑也月登漫筆

權奸

柳子光府尹柳規之孽產也少無賴有勇力屬甲士李施  
愛叛自薦討賊及還 光廟甚寵任之以兵曹正郎擢  
文科壯元 睿宗初告南怡謀反錄功封武靈君方  
成廟虛懷納諫子光欲釣奇旨利論韓明澮以國舅有  
跋扈狀 成廟燭其奸流配東萊金宗直為咸陽郡守  
見子光詩懸壁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敢爾耶子光聞  
而切齒然以宗直罷渥方陰反為阿附紉交其卒也為  
文以哭之比諸王通韓愈及燕山戊午修 成廟宗錄  
李克墩見宗直吊義帝文與子光曲為此釋遂起大獄  
一時名流盡矣朴元宗等反正時議以子光歷事多謀

不可不使知之臨發始諭之子光即戎服跨馬而出且使家僮賫油芘隨之及到陣中凡調遣將士倉卒無可符信者即裁制在符人服其智遂父子並錄功中廟初年三司劾其罪惡削勳出外而死其子房及翰并不得其死東閣雜記

我朝世宗以後培養人才之盛無如成廟但不識任士洪之奸蔡壽等劄論並加譴斥釀成其奸以畀燕山之淫虐宗社幾危惜哉鷲城雜記

南袞為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禍一節尤模寫如畫可謂曲盡其情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肺肝誰得似不如身作傳中人芝峯類說

沈貞叅靖國功封花川君官至左議政庚寅灼鼠之獄以交結朴嬪削官謫江西尋賜死子思遜以滿浦僉使丁亥為野人所殺子思順辛卯以承旨罷官適有謗書貼鍾樓時沈貞坐死未久議者指思順所為遂下獄搜本家書籍以憑筆蹟其丹面有登南山放糞詩曰一聲雷兩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中廟大怒累刑死獄已卯黨籍

中廟庚寅金安先曾以專權得罪竄出而其子迎城尉禧尚仁宗嬖為駙馬至是陰告還朝使其黨蔡無擇倡言春宮孤危必用安先為羽翼朝議靡然無敢難者又使其子禧朝夕立於左相李符之門遂得復用治川碑及寄齋

記閔承旨世良以修撰嘗往統送婚之家與一名官同席而坐方傳會時論出八安老之家者也閔適見夏日正臨乃引席下之曰可謂當陽矣既罷即漏之閔知之遂乞為石城縣安老嗾敬差官金公幹首搜文書得二紙一則五斗米五束魚送于金獻允者也一則藥果一器送于沈順經者也獻允以少時交謫在連山順經以妻祖父年過八十者也乃以罪人私相饋遺拿致詔獄受訊謫于郭山小人之一忤其意無微不置者皆類此

寄齋記

丁酉歲

中廟密謂刑判尹任曰爾欲廢中宮

云然耶任曰此必安老之計也安老欲害不相好者則必以保護東宮為言先起大獄驅陷諸人安老不去此

禍不止 上曰非爾無可畜者任遂與大司憲梁演畜之梁曰非親見 上旨不可遂示前後之旨且曰公猶以為疑則啓日當為政以承旨為左尹以執義為承旨此其驗也約既定梁會兩司官於中學曰有大事可論吾當搆草少待之蓋覘安老子視娶妻之日安老方會客千萬無他疑也俄而政事命下梁托以腹痛起如廁遲上待之吏告曰承旨某為右尹矣又告曰執義為承旨而去矣執義蔡洛乃安老族黨也梁於是即出囊草曰吾有所受勿疑也一啓蒙允

寄齋雜記

上命宣傳官

發卒圍其第押送配所至葛院賜死安老少時推命於中國卜者書與之曰極富極貴但死於葛至是果驗

涪



中廟朝金安老藉公主之勢欲割受壺串牧場為田鄭相  
國光弼時為司僕提調執不可曰國家牧地決難割與  
勢家可待老夫死後為之安老深啣之以禧陵摠護使  
時事請置光弼於重典 上命減死流金海安老竟受  
牧場及其敗還收之 日月錄

蔡判書紹權於金安老為妻弟與安老不相能蔡一日借  
着朝衣於其妹班禮既畢還其服安老見微有招痕問  
其由家人以實對即忿然裂其衣及安老之敗蔡以不  
得志於安老獨免禍只罷其職 奮城雜說

中宗朝許沆阿附金安老與蔡無擇謂之三凶每於經幄

岳滄言曰臣許琮之孫也庶不欺負中人情態如此不  
獨韓忠獻有仇胄也 名臣錄

中廟丁酉金安老賜死三公尹殷輔柳溥洪彥弼等以宗  
社幾危而復安請告廟陳賀大憲梁淵大諫黃憲以下  
論賞加資 日月錄

尹元衡者文定王后之甥也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

無子 明廟幼為大君 仁廟之舅尹任與元衡及其

兄元老有隙金安老用事以保護東宮為名欲以傾中

壺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少尹之說自此始起安老

既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及 仁

廟賓天元衡等與李崐鄭順朋林百齡許磁金先準等

潛謀造語曰柳灌柳仁叔尹任等欲謀叛逆將立桂林  
君瑠且彈鳳城君屹之賢亦指以為奸臣所推戴遂告  
于文定下密詔起大獄一時士類鮮有脫其禍者遂錄  
衛社功臣元衡之勢大振又恐元老爭權嗾有司論罪  
竟至賜死日月錄

陳復昌乙未松江親試擢壯元門地卑賤其父義孫以錄  
事去官或云其母累經人而歸義孫人尤賤之能文善  
寫為尹元衡鷹犬屢起大獄目為毒蛇官至副提學未  
幾元衡厭之竄三水又以在謫中任樊園籬安置而死

東閣記

許磁少從學於金慕齋之門有時望初與順朋等同事而

魚肉士林非其本心故罪灌等之時論其以謀危宗社  
為罪名過重取後每有伸救士林之語常自歎曰我其  
為小人矣多稱疾避事及陳復昌為司諫磁疏論之尹  
元衡劾磁托以憂國陰護黨加罪遠竄而死降勲一  
等為三等東閣雜記

林百齡少時不治經學及中式年初試汗漫無下手處一  
夜假寐有一老人告曰汝當為一世偉人宜改名為槐  
馬且講時經書當出其章復表出其章熟讀詳誦夢覺  
歷歷可記欲改名為槐馬而思其無理乃以槐馬二字  
為別號拈出其章別為丹子謄寫一一熟讀融解及入  
坐講席講紙自帳底而出見之經傳諸章不錯所讀一

一講誦有問輒對試官咸歎其精於經學有一試官微  
笑曰此舉子必槐馬也僕昨者承命牌八院夜夢有白  
頭老人言曰今榜舉子有名槐馬者當為一世偉人無失  
此人觀今榜諸舉子中未有如此人者故疑其為槐馬  
也百齡辭謝乃以別號為對試官皆驚得人及其發身  
所行如彼乃知小人之生莫非闕於時運鵞城雜說  
古人為惡之極雖骨內至親不能保其恩義安老之用事  
也其子至於滂泣極諫而終不聽元衡陷其弟元老也  
陷其姪元祿順朋之子礪昏諫其父而其弟礪又害  
之元老之子百源又為復其父之讐附於李探而謀元  
衡近者白惟咸乘已丑之變陷其從兄惟讓及其姪振

民興民等觀其陰凶肆毒之狀前後一律亂乘

金明胤以賢良薦擢科及薦舉科罷後還着儒巾入場屋  
復登第不顧是非唯以發身為急乙巳之難希權奸旨  
誣告鳳城君坑為尹任所推戴桂林君璫亦窺大位遂  
致巨禍滔天及明宗末群奸勢衰明胤乃啓於經席  
請稍伸雪乙巳餘黨罷斷之術老而益巧仁廟初臺  
官欲雪已卯之冤啓曰已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  
傑時為持平請改其措語曰君上不可以一毫欺也薦  
舉科革罷後復負丹祿八場屋者亦正直之人乎後仁  
傑見明胤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為的論粟谷日記  
白叅贊仁傑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

白貪也密啓初下人情涵二大憲閱齊仁大諫金光準  
受元衡風旨蹤迹詭秘莫保朝夕許請白具夕飯問曰  
明日臺諫將論密啓子有老母奈何白曰既許身於君  
安可顧私許多般誘賁白竟不從許歎曰明日子必死  
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人之  
日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為小人小人亦自知也語溪記聞  
明宗已酉饋乙巳偽勳衛社功臣於闕庭傳于頌相李邕  
等曰尹元衡有莫大之功而他無可酬之事其良妾子  
女許通為嫡可也邕等回啓曰祖宗朝有大功者許  
通妾子女有前例上教至當非但此也有大功而不  
為一品至為未安請陞資遂以元衡妾蘭貞為其妻其

子女許通為嫡弄權射利無所不至京師有大家十餘  
貨財充溢服御之僭擬於大內秉柄二十年及文宣王  
后昇遐大諫朴淳與西司伏閣合啓請遠竄遂命削爵  
放歸百姓聚街罵詈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潛往交河又  
恐怨家尋逐潛徙于江陰時元衡前妻金氏之繼母姜  
氏呈狀于刑曹告蘭貞毒殺金氏遂移王獄追捕辭連  
者人或誤傳金吾郎來矣蘭貞驚懼飲藥自盡元衡大  
慟不久亦死日月錄

李樛者 明廟朝國舅沈綱之婦弟也愚而多氣侷流皆  
嗤之時尹元衡顯威福上內畏之欲植樛以敵元衡  
遂自小官不數年升正卿一時嗜利之輩靡然趨附如

李戡權信高孟英金百鈞李翎等為其爪牙金明胤鄭士龍元緒儉等以崇品之人阿諛納交醜然無耻慎思猷納賄士龍買題得科因公論削科丐樛復科事之如奴尹百源乃元衡之姪怨其父元老為元衡所殺亦附於樛如朴素立李文馨許暉奇大弁尹斗壽兄身頗持清論不肯附樛二黨皆逐之物情大駭沈義謙乃樛之甥也初出任路交遊士類欲反樛所為時奇大恒為副提學義謙欲去樛謀于大恒大恒知鋼已通于內殿得旨乃率館僚上劄劾樛 上即允之遠竄 東閣雜記

光海丁巳朴昂吉為直提學已六七朔思陞堂上而其姊夫柳希發為吏曹叅議以相避不得擬於承旨望以階

擄職當擬啓請則上不許之日月已久而希發無適叅議之期及九月二十七日政希發不叅 判柳夢寅朦朧注擬至於受點之後似若始覺其相避者然循例待罪其侮弄主上有甚嬰兒原情定罪則赤族猶為未減

答泉雜記

有閭巷老人在光海時為宰臣朴續男陪吏者嘗言續男主張時論門庭如市有南人一人西人一人趨附續男欲藉其吹噓續男曰吾輩不幸誤入凶地譬如盲者陷於圓廁不能轉身到今雖覺非改行無以贖其死故目據要地以娛生前而察昂中魚耳君輩初既不染於大北之論身在安地何為效尤吾輩自就死地終不引以

為黨

開居謾錄

士禍

金濯纓駟孫受業於佔畢齋及為猷納疏論李克墩與成  
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怒及修 世祖宗  
錄克墩為堂上見駟孫史草書已惡甚悉又書 世祖  
朝事克墩欲目此以報已怨謀於子光子光即與盧思  
慎尹弼商韓致亨俱詣差備門呼都承旨慎守勤耳語  
良久乃啓之守勤之為承旨也臺諫侍從以為外戚得  
權之漸力諫不可守勤銜之至是群怨交集王又猜暴  
命於南賓聽鞫因令內豎金子猿掌出納餘不得與聞  
子先以獄事自任每於子猿傳教時必進前曲為恭謹  
之態若將申謝之為者一日自袖中出金宗直文集摘

其中吊義帝文與述酒詩自為註釋逐句而解之曰此皆指世祖而作也七月二十二日告宗廟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駟孫權五福權景裕稱義其文書諸史草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並凌遲處死李穉許磐處死姜謙決杖為奴籍沒家產表沿沫洪瀚鄭汝昌茂豐副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等知而不告並杖流李宗准崔溥李龜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孫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為朋黨謗訕時事從輕重杖流而流人等並定烽燧庭爐漢之役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拔木飛瓦城中人庶莫不顛仆股栗

南哀子光傳  
李世英日記

燕山甲子九月傳曰戊午之黨負才交結非議朝事例同亂臣並加罪領相成俊及其子景溫秋江南李溫挹翠軒朴閻梅溪曹偉李奄李胄朴漢柱權達手權柱司諫姜伯瑜文平公李繼孟輔德趙之瑞承旨鄭誠謹直提學沈順門大諫姜調正郎姜謙佐郎金宏弼承旨洪湜朱溪正深源李幼寧宦者金處善皆被慘禍甲子之禍甚於戊午國朝記事

任士洪之子光載尚 睿宗女律載尚 成宗女全燕山時宗載棄人姬妾納王取寵王數微行其芽士洪泣說廢妃以嚴鄭兩淑儀之讒至於死王遂殺二淑儀大戮朝士百餘人國朝紀事

世傳鄭雲程嘗竄謫武靈君柳子光素嫉公以毒藥納囊  
送而且語曰公之此行恐終不免持以自處可也公受  
而藏之公放還子光被罪亦謫公乃以所藏藥囊還之  
曰此物前日贈我者謫中所須故今奉還矣余疑傳之  
者誤

圃樵雜錄

洪彥忠字直卿虛白堂貴達之子也與朴閔等同為校理  
賜暇書堂燕山甲子被掠擔下小息園土之下其友指  
其衣血曰恠矣哉洪曰此和文館水所染也和與紅同  
音血色紅故云

名臣錄

中宗丁卯柳崇祖沈貞金克誠喪人南袞密啓醫官金公  
著廢孽朴耕儒生趙光輔李長吉等欲害柳子光朴元

宗盧公弼等鞫于殿庭用烙刑取服以謀害大臣變亂  
朝廷斬公著耕薛連人等流配有差光輔拿致闕門高  
群讀書史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何以居此地戊  
午年誣陷賢良如金宗直之流盡為被殺今又欲為何  
事也請得尚方劔斬佞臣頭語朴元宗曰汝推戴 聖  
主功果大矣然何為家畜廢主內人也又目希顏曰曩  
者韓訓以汝為名儒今何以與子光同事又指姜洪李  
抹曰汝等乃史官也當以吾言特書可也杖十餘下但  
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人也止之

東閣記

中宗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夜二鼓密開神武門入諸宰不  
使政院知之入直承旨尹自任孔瑞麟注書安珽檢閱



李構等聞之趨詣閤門外則南陽君洪景舟熙續之父王曹判書金銓禮曹判書南袞兵曹判書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荆山花川君沈貞兵曹叅知成雲等張燭而坐軍士環立俄而拜雲為承旨速令入對上出御便殿雲佩劍趨入班止之曰雖有急史官則不可不與攀雲帶欲共入雲擊班臂而入未幾雲出袖中小紙授判義禁張坤曰御筆也此人等即下禁府乃自任瑞璘班構及應教竒遵修撰沈達源等也皆方直俄而大司憲趙先祖右叅贊李耆刑曹判書金淨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旨朴世燾右副承旨洪彥弼同副承旨朴薰副提學金練大司成金湜等並拿致闕庭貞等啓以事急不可鞫問請

速發禁軍撲殺之器物已具於庭下檢閱蔡世英把筆極諫願聞可死之罪長坤言當使首相知之乃命召鄭光弼入對光弼曰重事不可輕裁收群議以定可也上命南袞草傳旨曰趙先祖金淨金湜金練等交相朋比盤據權要引誘後進詭澱成習尹自任竒遵朴世燾朴薰等交相和附云云遂下獄直令照律光祖淨賜死湜練杖流史官蔡世英曰大臣處乞更議之鄭光弼等時在賓廳承旨金謹思出傳上旨時夜張燭光弼聽教捫燭驚顧左右即請對曰豈料今日有如此事此人等但以愚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云云淚緣白髮交滴上命決杖遠竄光弼退賓廳丘啓請還收皆不聽光祖

謫綾城未幾特進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鉉御筆除  
南袞李惟清為左右相賜光祖死餘人並絕其安置柳  
庸謹崔山斗鄭應鄭浣等外方付處崔淑生李耔梁彭  
孫李若冰李希閔李延慶尹光齡韓忠李楫趙廣佐宋  
好智宋好禮等追棄告身安塘金正國柳雲罷職庚辰  
五月金湜自縊于居昌境又賜金淨奇遵等死己未因  
宋祀連誣告殺安塘又大殺己卯餘人 日月錄抄出  
己卯持議之士不揆必世後仁之旨年少新進勇於改弦  
好惡明白是非截然每侍徑席進講一章引喻義理出  
入經書朝講或至暮乃罷暇體疲倦欠伸更坐龍床有  
時晏然作群袞貞二域揣知上意有厭色協謀交搆以

洪景舟曾為贊成而被論常懷憤恨使教其女熙嬪以  
一國人心悉歸趙氏日夕聞達以搖 上意且山虫好  
食木窠之甘汁故寫走肖為玉四字於禁苑木葉上山  
虫剝食成痕如字上聞以惑之貞又誘敬嬪朴氏回安  
婢以謂趙氏專國人皆稱善使若問問閑語傳播於  
宮禁使上心危懼然後使洪景舟持誘書指為密旨言  
於彼屈宰相約正期會舉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得彌令  
於衛士且無判義禁故袞瞰兵判李長坤不在遂日三  
往其家使之先疑而以小饋招之又以微服步往首相  
鄭文翼公家以甘言危語誘而怵之先使景舟潛啓曰  
親信近侍之臣皆其腹心事機危迫請用神武門乘夜

八對蓋不欲承百史官知之也 已卯黨籍補

已卯走肖之識其術亦踈論者謂以 中廟之疑者謬矣  
尹叅贊嘗曰尹珣之妻失行論黜門外有人仍行夏竦  
之術飛語一入是以甚敗謗人同極為鬼為蜮乃如此  
夫 圃樵雜錄

已卯士類敗後人家諱言小學近思錄一切禁子弟不學  
許草堂暉小時於其外家廢龕中見小學四卷蠹毀散  
亂袖初卷詣羅長吟湜請學羅公驚曰你安得此鬼朴  
來耶因流涕 識小錄

趙靜菴賜死身策祖奔往哭於路傷有姬自山谷哀哭而  
來問曰即君何事而哭耶答曰吾喪兄故哭姬則何哭

也曰間國家殺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

已卯錄

中廟辛巳秋沈貞暎執義尹止衡削安公塘官爵其冬又  
坐子處謙絞死蓋公之父司藝敦厚年老喪耦以兄監  
司寬厚之婢重今為妾重今有女曰甘丁乃家蓄前所  
生也性狡黠年十四五時為不道之語司藝公怒其有  
離間之漸大杖足掌折傷數指送于白川外家司藝下  
世後甘丁嫁白川人宋璘生子祀連公之一家人視祀  
連如子身出入信幸時奸亮執政毒害播紳國勢日危  
公之子學諭處謙常懷憤惋言及時事未嘗不涕隨言  
零偶與同閑友人詩山正 叔權碩等語曰貞哀威福

俾上齋磬除去此輩則可以扶國勢保士林矣祀連聞  
之自幸得計以公夫人初喪時吊客錄及發輅時役軍  
簿上變告遂成辛巳之獄已卯錄安塔傳

慕齋在驪江時陰崖自忠州希錮自牛灣來神勒寺與慕  
齋會留宿時金顯淑當國謂罷散重臣會于一處議  
國家事將被重罪希剛即下太昌寧別業陰崖亦不敢  
來慕齋贈僧詩曰三年廢把東臺酒明月滄江定在嘆  
為問山僧休亦笑償德須及百花春月汀漫筆

明宗乙巳八月下密書于禮曹叅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  
柳灌柳仁淑等也元衡論于大憲因齊仁大諫金光準  
於是西司會于中學齊仁光準發論欲罪任灌等執義

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彥忱持平金儲岡起文司諫朴  
光佑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為主少國  
疑之時不可因浮言論劾大臣論不一而罷翌日鄭順  
朋林百齡李邕許磁等請對上及文定大妃出御忠  
順堂曰召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贊成李彥  
迪兵曹判書權撥左叅贊丁玉亨右叅贊申光漢禮曹  
判書尹漑判尹具思翼及西司長官等入侍順朋等啓  
曰任灌仁淑之罪齊仁光準欲論劾而為下官所止不  
得論啓請分輕重罪之左右或言可罪或言不可罪遂  
命竄任通灌左相罷仁淑吏判曰又賜死順朋以下錄  
定難勳翌日白仁傑獨啓以為此事當議于院相而內

降密旨且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迺差而無傳旨辭緣非法之常也請元衡推考齊仁等迺差

東園記

明宗乙巳鄭掌令希登以中學日會時異議文定王后鞠於闕庭朴光祐與公同被拷發聲慟曰杖大於股何以堪之公顏色不變曰梓宮近不可使哀楚之聲聞每就訊不脫哀必向梓宮伏地李苞張目曰若是則其有救乎連訊二次流配龍川即日卒家產盡没于官家人無以掩歛哭於尸傍夜且半都中人士來會收合綿布三百餘疋以遺之曰勿問我誰某葬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墓下各有賻贈不言姓名而去

東園記

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啓曰桂林君瑠乃尹任之三寸

侄也必知任情鳳城君岈臣之凶妻切親也年尚稚弱而無知之人或有稱羨之者當此危疑之時藉為亂階未保其必無也請速為善處瑠逃大索八道免山縣監李坎男捕得瑠奴跟尋於安邊境黃龍山土室中獲之誣服正刑明胤錄勲坎男超三資

東園記

明宗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彥慤以良才驛壁書有怨望語封進之三公仁鏡芭順朋及元衡等仍列書應罪人分輕重入啓鳳城君岈宋隣壽李若水一罪李彥迪鄭磁李瓘極邊安置林亨秀盧守慎丁璜柳希春金鸞祥絕魯安置權應提權應昌鄭惟沉李天桂權勿李湛韓瀝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李彥忱閔起文

黃博李洪男金振宗尹劉趙璞安世亨尹忠元安齡付  
處後彥慤以畿伯為馬所踢碎骨而死東岡記

丁未壁書之變李邕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  
宋獍壽名邕大點之鄭順朋曰惜哉此子原慤人也邕  
後語人曰宋獍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譬  
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東

谷日記

李洪男以若水之子坐謫寧越其弟洪胤尹任之婿也居  
忠州已酉四月洪男自謫所通書于其友婿舍人鄭惟  
吉妻兄校理元甫愛以為洪胤與咸昌術士裴先義往  
來推占滿朝卿相多有怨國語遂拿鞫洪胤自言與某

某人謀舉兵其庶弟後丁所引尤多皆坐死或有不識  
兩人面目而死者忠州一面築空康上舍惟善亦死於  
此獄洪男放還除職宣宣廟初並昭雪洪男削職而死

東岡記

洪男上變之後忠州有徙民崔賀孫者欲乘時冒功竊取  
品官鄉會文書將上變或捕告于邕守李致口報監司  
李灑口刑推斃於杖下洪男及司諫李無強有宿憾於  
灑遂劾灑為滅口護送拿鞫致死杖下灑受杖流甲山  
到揚州而死此獄之急李邕宗主之灑退溪之兄也東

岡記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子毛獍稱名者云是常口出入

恭懿殿傳通諺書者也仍捕任奴婢及女婿前注書李  
德應鞫問獄成灌任仁淑死後行刑世遇錄勲世遇奸  
邪無狀其友朴應立嘗往見偶語吾今日過迎秋門馬  
驚不得下馬世遇作色曰汝犯法矣我當進告遂閉應  
立于室中詣政院告之承旨咸哂之乃退東閣記  
我國以士林名者多不得保其性命培養於 英廟朝者  
見節於魯山革除之際培養於 成廟朝者見節於燕  
山時所斬伐其餘已卯乙巳之禍儒宗巨卿下及臺閣  
莫不被殪 宣廟八承四十年無大刑獄已丑年間雖  
有獄事而未踰年旋即完畢所連逮被罪者至壬辰夏  
一切蕩滌其後宋儒真李夢鶴等送獄如李山海李德

馨皆被賊招所引 宣祖特釋勿問自光海戊申後告

變者日進十年之間鞫廳長設衆村稿

士禍甚酷故成守深知有己卯之亂而隱於城市成運身  
遇鴿原之痛而藏於報恩李滉心傷同氣之被禍而退  
居禮安林億冷駭見百岭之戒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  
敬德之遯于花潭金隣厚之絕意名宦曹植李恒之幽  
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激之也鄭之雲學於金安國而  
懲其師幾陷大綱韜名魏業成悒元身覩宋隣壽之慘  
禍則婆娑末班詎諧終保李之菑目見安名世之肆市  
則周游海島佯狂逃世自餘名流不遷則孛戮魚外父  
兄教其子弟者咸以學問為戒

重峯疏

我朝以儒宗為世師範者金寒暄宏弼鄭一蠡汝昌趙靜庵光祖李晦齋彥迪李退溪澆配食孔庶噫五人而已誅死者三人竄死者一人退溪僅能考終而中歲遭其兄大司憲公灑之禍削擯于當時徘徊外郡偃蹇林野雖晚際穆陵將大用而公已老矣世道之不淑若之何救之身後之追崇亦何補焉

象村稿

刑判許筠包藏禍心欲先立功專擅國柄丁巳回自京師曰中原有林居謾錄而宗系之誣至今未雪云先海聞而驚感即令送筠委往申下筠多載金寶似往似來偽署彼此御寶返奉回報光海大喜大赦設增廣而百僚朝賀上尊彌沈相喜壽知筠賊之情謂同僚曰前於已

丑已盡昭雪不知今日又何辨誣筠賊甚啣之搆誣沈相斥逐之沈相出門潛然曰出官非是棄官歸回首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無片價傾箱惟有舊朝衣續樵錄慕齋嘗言南袞之擠陷已卯士流也其本意欲殺其勢至於罷斥而已初無殺害之意而又恐言不見聽故張皇成罪冀以感動上聽中廟過信其言處分極重靜菴冲菴輩終不得保全其生袞雖悔之而自已所設機阱不能旋自救止目見其死而終身以為恨云

月登漫筆



黨禍

沈義謙國舅錮之子也曾為舍人以公事到領相尹元衡之家元衡之婿李肇敏引八書室中多有寢具義謙歷問之其一則金孝元寢具也孝元時未嘗有文名義謙心鄙之後孝元登魁科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獎而義謙噫前事輒過孝元銓即故孝元居即儉六七年乃為銓即蓋義謙前日有扶護士林之功故前輩士流多許之孝元喜引進清流臨事無所回撓故後輩士流皆推重之孝元心短義謙常曰沈也心驕而氣粗不可柄用於是義謙倚輩皆疑孝元有報復之志孝元儕輩亦皆嫉義謙為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有分

黨之漸及 宣廟乙亥孝元為司諫許晔為大司諫以  
左相朴淳按載寧三省獄失體事啓請推考正言趙瑗  
以大臣不當推考立異避嫌轉相猜疑盧相守慎啓請  
兩出之孝元為富寧府使義謙為開城留守東西之目  
始此 栗谷日記

宣廟乙亥兩黜沈義謙為開城留守金孝元為三陟府使  
或有謂李珥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處事不分  
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矣珥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  
矣伯夷叔齊之相讓及武王夷齊之不相合是兩是也  
春秋戰國之燕義戰是兩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開國  
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是兩非也雖是兩非

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則  
方生之說相軋之勢何時可了於是前輩尤珥之不攻  
孝元漸不用珥言後輩尤珥之不用孝元朝論甚相乖

栗谷日記

東西分黨之後李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而尹斗壽  
根壽及其姪晁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東之論東人深  
嫉之時務安縣監金應禎以賂權貴事覺下獄鞫問朝  
議方以貪賍為戒金誠一聞珥魯郡守李銖運米賂斗  
壽兄弟及晁家一日於經席啓曰金應禎雖受罪而取  
後亦有載米行賂者上問何人對曰珥魯郡守李銖也  
命下銖詔獄鞫問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臺諫遂

舉三尹之名啓請罷職不允於是窮治銖獄聞李銖之  
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捕繫禁府稱魯邱吏與銖結  
怨者曰我若入獄則獄事必成憲府又啓囚其吏於是  
繫獄者皆一萊納供曰李銖載米百石接置于張世良  
家因分送于三尹家云而獨世良受刑二十餘次終不  
服乃命釋之政院三司爭之終不聽栗谷日記

青陽沈公義謙與金公孝元一時之爭皆無深意而至於  
末流魚爛河決粟谷牛溪皆為奸黨金公亦深歎之謂  
公曰吾二人雖為亂階宗相為知己其孫金判書世濂  
亦謂公諸孫曰人謂吾兩家為世誓而宗則世交也九

齋錄

宣廟辛卯臺諫論鄭澈等之罪李山海主其論玉堂亦將  
劄副提學金晬往禹大成性傳家議之禹以為不可挽  
金不送大諫洪汝諄劾禹削爵南北之論始歧而急者  
目為北緩者目為南己亥秋南以恭金蓋國等主論劾  
洪汝諄又分為大小北主李山海者為大北主金南者  
為小北庚子李山海復為領議政洪汝諄為兵曹判書  
爭權相攻主洪者為骨北主李者為肉北荷潭錄  
沈義謙金孝元之時只有東西二黨矣朴淳李珥之出而  
西人嘗困於東人之貶辱己丑之變東人多死於逆謀  
壬辰之亂西人之受困者皆能杖節死義高敬命金千  
鎰宋象賢趙憲特其著見然而東人之勢愈熾遂相自

分攻擊當己丑之前禹聖傳李潑各立則李山海右潑而為北人柳成龍主聖傳而為南人東人之彌遂絕其後北人轉盛又私自分黨則爾瞻仁和李慶全金大來奇自敵許筠洪汝諄等為大北柳永慶南以恭金善國柳希奮朴承宗等為小北當昏主之初永慶死而希奮以戚里弄權故小北不衰然又大北最強故又自分張各立門戶鄭昌衍李溟等以救鄭蘊為中北而又有清北濁北骨北肉北之名蓋 宣廟晚年惡朝士之貪權勢更進迭退闔以名利而小人之得志始於辛丑壬寅年間奇自敵鄭仁和等而逮永慶秉權則害甚於前及永慶等戮而仁和爾瞻得過昏主卒之廢大妃而主

亦隨亡矣所謂大北及是盡誅竄無餘自中北以下諸黨或付小北或投西南故世無是彌謬習之不祿而今其存者亦三色云爾 日月錄

宣廟辛丑年間有尹西申西之目 仁廟反正初有清西

切西之目又於 仁廟己巳年間有老西少西之目 西少

謂朴延羅萬甲俞伯曾權濤鄭和溟姜頌期之類達川集

我朝朋黨之禍自 宣廟乙亥至先海壬戌五十年為東

人時自 仁廟癸亥至 顯廟癸丑五十年為西人時

其兩末之禍東人在於戊甲之日以柳全陽永慶心主永昌李爾瞻力扶東宮一立一落而成故其禍之極在上而易國西人在於己丑之初以李完南厚源力主湖

西金潛谷瘖心護漢西勢不相敵累世而後成故其禍  
之極在下而易局

南溪記聞

明廟朝權臣主柄故患在於專今上朝臣立黨故患  
在於散專則政事不論是非而猶有所歸宿散則紛  
擾而不成顏樣

西庄雜錄

白愈知唯成叅贊仁傑之子與從兄唯讓論議不相同已  
丑之獄唯讓與三子駢首就戮唯成當路揚口自得  
出一言以救後唯成累年繫獄終寃于邊人以為天道  
有知

涪溪記聞

分黨後當軸者以銓曹為根本以三司為爪牙又推其中  
望重者一人為盟主凡通塞人才是非朝廷先就盟主

之家議于私室而行之故三司論議如出一口銓衡之  
地彈文不到反正後彼此人才一時登用銓曹之權始  
輕而臺閣論事異議間出癸亥夏臺諫因事請推銓曹  
首相李元翼語人曰今日始見盛時事蓋聞祖宗朝  
銓官困於請推法府公緘長在囊中未有及科受祿之  
時云然則臺諫之數推銓官以相責勉者其意甚好而  
其後不敢侵及銓官者乃護黨之弊風也

遲川集

仁祖朝金昇平塗在銓曹務為調停之論推轂南以恭為  
都憲玉堂論其不合塗拍少年名流五六人為朋黨以  
老西少西之說白于上上怒貶朴炆俞伯曾羅萬甲  
三學士於外吏判張維亦以救護萬甲特除羅州牧使

崔遲川上劄曰南以恭雖曰柳朴所親癸丑以後與王  
張廢論者為仇敵乃以拍喉李元翼為罪屢年竄謫壬  
戌冬間又有救護士類之功今當更化之日無論彼此  
拔其尤者與之共謀國事未必非收拾人心之一助故  
臣與金瑬同席資助始擬清望而三臣之論以恭者亦  
不無執言之端蓋先輩年紀既高閱歷已多故其論常  
主於寬恕後輩血氣方強名節自礪故其說常主於清  
峻寬恕者或流於情勢清峻者或流於過激二者所尚  
之相反自昔然矣臣幼少時竊見一隊士友中黃慎鄭  
暉吳允謙諸人以儒學行誼為前輩所重金瑬洪瑞鳳  
金尚憲諸人以清名華聞為後輩所推而論事之際緩

急不同譏評前輩之言蓋亦多矣而前輩處之怡然終  
不介意此所以全交之道也歲月侵尋人事漸變昔之  
後輩反為今日之前輩而又將前日清峻之論讓與一  
隊年少而自居於受人譏評之地互搜之道正好一笑  
前輩寬恕之道獨及於不能無瑕玷之人而不及於一  
時持清議者則何異於惡舟之傾而移左以就右乎未  
幾三學士及谿谷並蒙恩召

遲川集

仁廟每於筵中責群下謂兵火水旱之灾亦未有過於黨  
論也謂領相金瑬曰近日百隸急職紀綱解弛宗由於  
循私護黨之致其責在大臣都憲之得人此事不可以  
常法治之此後如有護黨者甚者當斬斷不貸之

誌狀

李白江敬輿嘗奏于 孝庙曰今之朋黨與古君子為朋  
小人為黨者有異士夫之交相猜怨者正如妬婦之事  
也其後 孝庙之調劑彼此不示厚薄者未必不由於  
此言也先考左相公云 公私見聞

顯庙嘗於禁中諸公主携幼子入闈命使至前賜以黃柑  
仍教之曰汝輩今日食此柑者當以不為黨論為他日  
報答之地也聖主之深惡黨論如此 公私見聞

肅庙壬戌白虹貫日日有重暈而冠履戟俱備亘于半天  
見之驚心時宋文正時烈朴文純世采俱入朝其前有  
金光南益勲事為清論之芽一件事而趙光甫韓魯瞻  
輩主張之時光南方在東門外文正自鄉由東門入城

而不為相問入洛與文純同事而文純方為清論領袖  
故宋於光南事亦無崖異光南諸族不敢出入宋門者  
久矣後仍與朴論事不合朴于恭殷從偏有言以玉璽  
責之而追索世室等事大失人望人皆歸朴而不歸宋  
宋門可雀羅矣諸金仍此會復得出入其所德惠想無  
所不至未久於筵中救解光南而論議始不可復合矣

良齋病後漫錄

肅宗庚申搜局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廢錮者李參判堂  
揆之卒俞判書夏益以詩挽之曰親朋屈指幾人存半  
是三危半九原惆悵世間餘老物廣陵殘月又招魂辭  
語悲楚見者哀之已巳二月南人復秉政金相國壽興

壽但俱謫遠地仲病卒季有後命其伯都正壽增在村  
庄挽李判書翊相詩曰牢落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泪及  
親知青山好葬如君少宜向泉臺作賀詞令人墮淚不  
忍再讀其時有南人卿宰卒在殯者李叅判瑞兩挽詩  
曰可憐今日事不使此翁看後之覽者可想伊時悲恸  
忻快景像矣 闲居漫錄

西人文官某招盲卜裴志益論昏事吉云有客自外而至  
曰此盲乃狎習於南人政丞某芽者也文官聞即大驚  
斥而送之聞者駭之其後南人宰相其家婦女以兒少  
病患招巫女方張祈禳之事而旋聞此巫獲習於西人  
某宰夫人遽撤床卓批頰歐出故近日盲卜巫女亦有

西南之目

闲居漫錄



宦寺

文宗初卽位司憲府上疏曰宦官爲國家患其來久矣人  
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  
俾也間有性識儼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旨趣  
受命則無忤違之患使令則有稱慥之效甘言卑辭之  
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懇有時而聽如飲醇酒嗜其  
味忘其醉故我世宗有教曰宦官之職惟在燈燭掃  
除不宜授以出納之任近者金壽尚於除授間夤緣詐  
傳漸不可長自今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其所以燭  
知物情慮患深遠可謂至矣今臺諫進言於承旨承旨  
乃使宦官轉聞言至三轉豈能盡達其微意乎請一

遵 世宗故事凡臺省及大小臣僚進言者或賜親見

或令承旨親 啟以廣耳目 上嘉納之 國朝 謨烈

成廟一日與幸宦者五六人語民間事仍命內諸侍者一

宦豎辭不食曰今日國忌不啗肉 上曰予以先祖世

遠耳汝何乃不情此退之左右因曰此乃成興隸人也

少時樵于山見內官之奉命而過衣者乘駟衣緋騎從

甚盛即歸家手劔去其勢因以托籍內班 上曰不祥

之人也命除宦籍 五山 說林

燕山嘗於宮中自作處容戲荒淫無度宦官金處善極諫

曰老奴逮事四朝粗通史記古今無有如 君王所為

者也主大怒發矢中脇處善曰朝廷大臣誅殺不憚如

老宦何敢愛死但恨君不能久為此國主又中一矢仆

地斫其脚令起行仰曰君亦絕脚而能行予又斫其舌

親自剖腹而出腸至死言不絕口竟以屍餒庖令朝野

諱言處字 諫聞瑣錄

宣廟朝內瑞李鳳廷常昵侍龍先供奉筆硯頗得宸翰餘

法李東臯浚慶時為首相牌招鳳廷責之曰汝以內侍

模習 御筆將欲何為予不改當有重刑鳳廷大惧效

扣雪體以變之 宣廟聞而喜焉仁興君月窓夜話亦

載此語 公私見聞

宣廟朝有一近侍中官受暇歸鄉列邑多款待而禮山倅

獨能以法自持定衣外無絲毫所加中官啣之欲以計

中之還白于上曰列邑中其某倖待臣皆如定式而獨禮山倖以臣昵侍至尊之故遇之特厚迎候境上親執鄙事先生問里秋毫皆上恩也上以某倖為能守法而嘉之以禮倖為媚附中人而鄙之顯加陞斥外間反意其由於待宦之厚薄後有違臣以此陳白者上始覺其誣因悉以中官之變亂白黑狀諭之公見聞

中朝內侍冠服與朝紳特別宣廟朝辛承旨應時於經席建白內官服色依中朝改定言雖不行內官等憤疾搆以他事幾獲罪凡事變革之難如此芝峯說

李鳳禎宣宗朝信任內臣也壬子年地官李懿信密贊

遷都交河之議上收議于二品以上皆以為不可上問鳳禎曰予欲遷都廷議不欲其可為予對曰人主欲為則何事不可為只恐成都而不及遷耳上曰何也對曰佛民情而能成事未之見也故云爾又一日上問大內常苦烟氣先朝亦然予對曰先朝則正殿外皆鋪抹椽烟何以多上又曰大內甚喧擾先朝亦如此予對曰先朝尚宮以下皆以布襪行殿陛不敢着鞋今則着鞋口底加釘曳聲橐口安得不喧上又問汝在先朝甚瘠今則肥健何也對曰此乃聖恩也先王勤於為政夜深就寢鷄鳴又起聽政老奴輩和衣假寐鈴動即起安得不瘦今則晝而時食夜

而安眠安得不肥凡此皆諷諫其亦東漢呂強之流歟

答泉雜記

嶺南士族有天圍者內侍法取之為養子其族屬絕不與通仁祖朝閹之叔父為承旨直用中閹方籍內府在禁中以所得柑摘若干枚乘夕進之承旨曰南北寺不得相通國法也既不受柑摘又不令往來其家終不相面而死承旨之守法如此余兒時聞諸老璫公私見聞

余於孝廟朝每見上引接臣僚之日則宦官皆有憂色相謂曰今日選臣無得以吾輩罪過陳達乎及朝臣退出聞其無事然後始乃平心宮女亦然近習之畏朝臣非畏朝臣之敢言乃畏上之能虛度其言也公私見聞

孝廟嘗於晝講言及大明事曰崇禎之亡也朝臣無一人死節從死者只一內官良可羞也予觀大明之制使人執兵而侍羣臣奏事不合於意則撲殺之且設東西殿以宦官主之天下事皆由此出跡其所為亡國已晚矣又曰崇禎之亡案由於宦官分遣於州郡者欲察其善惡而亦利其私猷也密探外事案非正道况雜流而可信乎誌狀

孝廟朝有老宦金彥謙年近九十精神消亡特一未冷之屍而上常置內府不令歸家日給御膳人莫測聖意所在他日顯廟下教曰彥謙侍昭顯在藩之日昭顯有過則泣諫之終日不食明日又諫之先王嘗

見其如此故常加厚恤也公私見聞

甫廟內寅四月晝講執義徐宗恭言陵幸還宮時駐駕教場太僕正以進鞭立駕後小宦詬罵有同奴隸擠排迫逐幾至仆地恃慢之習不可不懲請令查治上命先罷後推宗恭又言我朝家法唯中官無越法度最為差制宗社靈長亦有所賴而黃昌副尉家護喪中使回事書啟請推揚州牧使何敢踰越規制輕視朝士若是無嚴我請罷職不叙上難之曰諸邑皆送役丁獨揚州人不至書啟言此事請推一事蓋由於不識規例耳宗恭曰為中使者但當據宗陳啟以俟處分而已楊牧爵秩不早深安敢乃爾此等事每示顧護之色臣宗嗣之

上曰予只言其事狀而已謂之顧護是不知予本意也仍從之寶鑑

肅廟朝右議政金德遠以所聞於宦侍者陳達上曰古人云當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內外朝自古隔絕不當相與酬酢以此說陳達極為無據德遠罷職命內侍府刊去其宦名並削其子婚之籍相鑑

肅宗癸酉教曰昔李沆曰人臣密啟者非緣則佞誠萬古格言也日作臺臣以捕將拿問事有所論啟矣即者內官崔尚仰為捕將伸辨事陳達而語意綢繆似有未昧故嚴問則果稱李德屹因大將言欲達天聽故陳啟云此路一開日後曲逕密啟有不可勝言不可不嚴加堤防內官崔尚

仰書題李德屹并遠定配

室鑑

內班阮有懸板以記規戒闈寺之辭金宗直所作齊朝撤之

中廟命復揭

靜菴集

世祖曰人主深居中使傳命固已不可又無明信徒聽口  
舌百弊所生之機闕必也常引外臣聽政不得則手筆  
可也又傳命者宜迭任之列聖御製

銓法

忠州人全漑以財富擅名國中屢擬蔭調 中廟批曰全  
漑雖富何數口首擬銓官大慚俱不敢復注名久之特  
授別坐 荷潭錄

明廟欲擢用李樛以分元衡之權樛挾其勢欲入銓曹天  
官即洪天民不從堂上有左右之者陰勸引樛為援洪  
輒薦他人凡被銓薦者 上輒陞黜之蓋天意在樛也  
朴判書好元新陞典籍洪以朴應薦 上托以闈西飢  
必須良宰拜朴龍崗令洪亦不肯樛無奈何則要入中  
書朴判書大立為舍人拒之甚力 上乃起拜樛應教  
遂命并擬於承旨望仍擢焉 荷潭錄

李粟谷勸 宣廟親政曰親政則必用超遷久任之法大明羅欽順請用此法而中朝不克從 世宗用人以此法故其時庶績咸熙今之官爵朝更夕改有同兒戲百事不可做矣 粟谷日記

宣廟朝李青蓮後白為吏判務崇公論不受請托雖親舊若頻往候之則深以為不韙一日有族人往見語及求官之意後白變色示一丹子曰吾錄子名將以擬官今子有求口而得之非公道也惜予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人慚而退後白每除一官必遍問其人當否若誤除不合之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 粟谷日記

通仕路啓下承傳名曰郎薦由此仕路稍清 上問吏曹曰學生公薦是大典法乎對曰非大典法也有志之士不就蔭才之試故公薦事有承傳矣 上曰此有後弊自今勿用之可也 粟谷日記

宣祖朝刑曹判書有聞 上命大臣薦嘉善可陞者領相朴淳薦金繼輝鄭芝衍左相盧守慎右相姜士尚薦尹毅中朴謹元吏曹叅判鄭琢曰當以領相薦首擬正郎李純仁固爭之曰兩相俱薦為重乃以尹毅中首擬朴謹元次之繼輝逆衍又次之為四望毅中受點大司諫李珥大司憲鄭芝衍俱駁之 粟谷日記

宣廟癸酉大司憲有聞政廳以宰相多被戶曹推考可入

望者只柳希春一人為啓 上命單望注擬公甫拜後  
以銓曹以大憲單望不以無前例回啓請堂即罷職眉

庵日記

本朝大小除拜皆出銓曹獨吏兵曹郎官使郎廳自薦堂  
下清望除拜皆出郎官之手以此銓郎權重每當訂薦  
時年少名流吹噓排軋視為必爭之地此乃黨論之根  
柢也 宣廟深惡之特命罷之故在兵曹郎則列書姓  
名留藏本曹以次擬望吏曹則去其名錄以避形跡然  
弊風未盡革若不痛革此規則黨論無時可息朝著無  
時可靜 遲川集

吏兵曹郎廳有薦其來古也所以重其選也癸未秋問朴

思菴淳啓罷吏曹薦以銓郎有擅政之權而然也兵曹  
則朴思菴之啓不及故仍存焉時余為吏曹正郎是年  
夏初與佐郎金子昂薦洪太古是後不復薦如有擅政  
者只罪其人未為不可而並與其薦而罷之殆與鄭人

毀鄉校相近

聞韶設錄

在平時吏兵曹奔競之禁甚嚴而薦望少不愜公議則金  
官輒論劾或推或逋罷故俗謂銓官常帶推考者此也  
每大政則翰林二負分詣政廳書其得失有宣醞則坐  
於正郎之右余為史官時亦嘗預焉 祖宗朝立制之  
意有在而今不復見矣 芝峯說

光海辛亥江原監司東萊府使有罔有命令備局議薦公



以領議政啓曰自有故曹非備局所當薦且備局員多  
被薦者自多則不精此後兩界監司兵使有特命則  
本司薦議其他並令該曹擇差如有不可者本司啓通  
定為常式 梧里年譜

光海朝除拜守令邊將內職外臺銀程洞用多少有限吏  
判則價高難擬故與叅判俱用獨叅議李挺元阿附凶  
黨締結宮掖獨政七八年富擬王公上自監兵水使下  
至權管察訪千兩百兩皆有分數從直注擬落點亦同  
是毀金尚宮執筆擅斷上不得自由六淑儀十昭媛聚  
首乞點瞰尚宮之無金來則散嗟曰時事突至此哉 國

朝典謨

仁祖朝崔敬吉以甲子扈駕功得承傳自監察迂金浦守  
時其兄崔完城鳴吉在銓曹金諫以不拘相避再越署  
終至論劾完城上疏以為承傳則不拘相避者有先朝

舊例云 逢川集

張新豐維為吏判時與叅判叅議正佐郎相議文武蔭多  
官之合於諸曹郎官及外內高下之任者使各聞見會  
坐錄諸一紙而安印臨政以備注擬用盡則又如之臣  
忝銓判時依此行之 白軒收議

仁祖朝崔逢川鳴吉為吏判也朝家命諸宰薦儒學之士  
各二人公以為此盛舉而職在銓部首席不必拘於人  
數遂上劄薦十三人兩宋及趙公克善諸人名補未甚

著而亦入其中 甫庙丙戌崔明谷為首相朝家亦令  
各薦士二人公引逢川故事劄薦尹東洙等十人 崑崙  
集遺事

昔有一宰判吏曹也有名同其先諱者則不為舉擬於官  
爵鄭翼憲太和對一家人八銓地者以此事戒之曰銓  
者衡平之謂也人臣代天秉衡何敢以一己私事泥公  
朝可仕之人乎先輩名流已多有非之者後進之人不  
可不知也 公私見聞

孝宗辛卯吏判林堉夜對從容言銓選之難仍曰 宣廟  
朝蔭官初授職必以生進或功臣忠勲清白扈從人子  
孫而御覽官案中錄其來歷矣至昏朝始廢此規故往

往濫冒者有之今宜復舊 上曰不亦善乎所謂望單

子只一舉眼而已若錄載官案可以常自在之矣 明谷  
集

孝廟朝李完南厚源掌銓選于託不至於門有所親相與  
語曰公於親舊不請則忘之請之則不與毋寧為夢中

人也聞者大噱 尤菴集

孝宗朝洪沂川命夏在亞銓以判書在外大政過限特命

公用政 藥泉集

慎獨齋全集以吏判告于 孝宗曰銓長主用人憲長主  
風憲為國非難得此兩任足矣 同春集

官制

太宗朝河沿亭論改官制以上門下及都評議使司合為  
 議政府革散騎常侍陞諫議大夫為左右司諫階通政  
 補用為獻納拾遺為正言成均祭酒為司成司憲中丞  
 為執義侍史為掌令雜端為持平其餘不可盡記名臣錄  
 國初鄭道傳其母宗私婢而道傳乃為大提學庶孽防限  
 之制非 祖宗定制似或出於中間臣嘗陳於 榻前  
 則 殿下亦嘆舊制之狹隘尤菴庚戌疏  
 世祖朝姜碩德不由科芽進而為大司成及知禮曹事自  
 大典頒降後無此例筆苑  
 世祖朝李德良以武臣拜大司憲朝野記聞

世祖庚辰教曰漢光武以天下之大尚減損吏職十置其一國小官多食浮於事豈重天祿之意也遂汰冗官一百

誌狀

睿宗在儲宮時成領相俊為講官及即位適以掌令見罷特命復叙銓曹啓無缺負上曰侍講院雖罷其為俊別設弼善以授之名臣錄

漢山君李孫己卯進士又善弓馬世祖命補宣傳官

成宗元年擢文科為禮曹正郎都摠經歷出為節度者兩道觀察者三道近侍則副提學承旨吏禮叅判兵刑

判書名臣錄

洪忍齋暹所撰柳師弼墓碣曰公弘治辛酉生丙寅推其

祖菁川勲蔭例授副司勇蓋年纔六歲矣始知國朝中葉以前亦有髫年授官之例而今則雖勲臣子弟弱冠前鮮有除官者矣菁川即靖國功臣順汀也壽谷集

鄭林塘嘗言柳子先曾有武靈府院君無鷹揚上將軍官教故常坐於東班領議政之上文翼公親見而說與林塘云月汀漫筆

中宗朝朴松堂英為同副承旨都承旨權撥啓曰內醫提調大典只言承旨英之都承旨非法也朴英精通醫術請使英之松堂固辭不居時議兩美之湖陰集

二品副提學自中廟朝趙文節元紀始名臣錄  
明廟朝申瑛為兵曹叅判宋俱壽為吏曹叅判以婚家之

金仙源尚容為吏判時金清陰尚憲為兵議辭通洪沂川  
命夏為吏判洪相重普為兵判金諫啓通兵判

故事唯直提學擬承旨而宗簿正以宗師輔德以春坊長  
並擬而已 明廟欲速用李樞特拜應教遂命玉堂東

壁副應教兩司亞長並擬承旨仍為例至今遵行而宗  
簿正輔德之擬遂廢荷潭集

在前凡官必計朔陞遷如銓曹郎官非滿三十朔則不得  
遷例也按佔畢齋曰鄭錫堅自吏郎陞持平諫院啓以  
銓郎未箇滿而陞遷不可降為刑曹佐郎 明宗朝唐  
興府院君洪進由六品二十餘朔拜獻納猶以驟陞引

嫌近來銓郎言官逐月陞遷登第未五年超堂上未十  
年至宰相者有之至於五六品守令以微勞躡堂上階  
者比口官爵如土日滋月甚識者心寒 芝峯說

今功臣之陞第一品者例曰府院君此亦失舊意也前朝  
大臣例封君自樞密經門下者以歷兩府八啣為府院  
君今之正一品非大臣而曰府院亦非也 識小錄

我國最重兵曹故 祖宗朝寧以知邊事者為判書久任  
之如金宗瑞十年不遷李季全柳聃年以武臣數十年  
一國軍務皆主之小事皆自決而大事則關由大臣大  
臣亦聽其措置稍為裁正而已自置備邊司大小軍政  
皆歸之有司堂上數人專掌稟相公命而行之 兵曹漫

不知為何事 識小錄

義禁府古執金吾也在肅朝為巡軍府置上副萬戶專掌禁衛親軍初置獄以囚禁中犯軍令者中年國王親決其囚朝臣忤上旨者直囚之蓋其時士大夫勿計高下犯罪則悉詣金獄而王獄詔獄也逮末葉遂為縉紳之獄一命以上皆就之國初曰之旻改義勇巡禁事司置判知同知四員即官雜用文武而統禁旅亦自若焉厥後改為義禁府罷兵權只以王獄決囚為務而大駕行幸時及內外禁濫處即官宰皂隸徃察調非常而已亦失古設官之意也 識小錄

今禮曹是古三軍府鄭三峰掌軍國重事見議政府所構

之制乃曰政府軍府一體遂依其制而構之屹然東西相對其棟宇宏壯非他官之比其後革三軍府而置中樞院不任軍務以禮曹掌五禮且接異國之使其任重大以其府為禮曹而中樞院反寓曹之南廊 慵齋叢話承政院為喉舌之地其任極要近故國朝重之堂上官自吏曹大諫僅得為之如朴平城元宗拜承旨以年少適為兵曹參議者是已近世則望在三司之下武臣承旨自宣廟朝南彥純梁思莖之後絕無一人云 識小錄今之承旨即古之侍中尚書令而中朝之內閣也大小文書莫不關由凡政令之利病君德之得失大臣臺諫無由得聞獨承旨知之其任之重何如而今之物望反在

三司之下只得奉行文書而已鮮有論執之事此謬之甚也宜擇時望以充其選頻賜顧問以重其權使之隨事封駁密贊王猷與政府相為表裡可也 遲川集

藝文應教必以將來主文者無之在平時金貴榮盧守慎姜士弼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葑隨用除授自許葑後常缺而不補壬辰後惟李好閔外絕無兼帶者蓋重其選也 芝峯說

承文提調必極選文望之人為之余初仕本院時都提調盧守慎鄭惟吉柳埏提調李山海鄭琢柳成龍李陽元黃廷綏尹卓然尹毅中副提調權擘丁胤福李誠中也雖以崔宣之文才壬辰亂後始除提調而竟亦辟邇洪

汝諄用事之時亦不得為提調至於副提調彌為公事提調例不過三四員而近來多至十餘員又在前提調為承旨則減下提調而近來承旨無差非故事也 芝

峯說

法典內諸道驛丞以書吏積任勤苦者差遣而金安老為吏曹判書時改驛丞為察訪盡以文蔭子弟除授由此吏負之職惟渡丞而已非法典本意也 芝峯說

明廟朝相臣沈連源尚震啓以申光漢立朝最久年高有學而久在從一品請陞秩除領經筵資其勸講於是特陞正一品今則時任議政外雖原任大臣不得兼帶領經筵非舊制也 芝峯說

本朝故事三司長官不無禁府 宣廟朝黃佑漢無禁府  
及授副提學卽為減下館中老吏有能言此者此明證  
也惟昏朝有一倖臣冒據而不邇云愚伏集

宣廟癸卯以禮曹叅判韓浚謙為四道都元帥國朝以來  
以嘉善為元帥惟公一人而已行狀

宣廟丙戌倣中朝學制別設界首提督官以專教養之責  
趙重峯憲差赴公州 九菴集

宣廟朝金沙溪長生歷金正郡守年久後除南陽府使以  
驟陞為言官論邇 行狀

宣廟朝李白沙恒福為戶曹叅議綜核要會節縮冗費繕  
閱月庫藏充牣 行狀

故事金諫不得無備局郎 宣廟癸巳李芝峰晬光為獻  
納相臣以變後死節諸人事宗屬公纂集令仍帶備局  
郎以卒事行狀

宣廟壬辰西狩到平山新設黃海兵使移監司趙仁得為  
兵使而以柳永慶為監司 荷潭錄

仁祖朝李芝峰晬光為吏判嘗以疾不赴政僚宰擬公醫  
局提調欲其便藥餌公以備位銓長柰何自占便署再  
控辭得邇 行狀

仁祖朝李白洲明漢為應教第玄洲昭漢為恠撰白洲引  
籟軼故事陳䟽請免 上以有前例不許 白洲行狀

仁祖朝特設成均司業又特設元子講學官以處金沙溪



仁祖丁亥金清陰尚憲請博選方正篤學之人別立官稱  
俾侍曹選遂以前承旨金慎獨集為侍講院贊善同春集

仁祖朝鄭守夢暉階崇政一品後猶無大司成天官據例

請通 上始許通 家村集

仁廟乙丑李完平元翼在政府因玉堂劄子庶孽許通事  
定為事目良出則至孫賤出則至曾孫乃許登科後許  
妾而不許清稟裁 聖旨兩司著經藏之禮曹所謂許  
妾者即戶刑工三曹郎及各司等官之謂也其後吏曹  
一不舉行崔完城鳴吉為銓長請依受教隨才擬望遲

川集

仁祖朝御營大將自兵曹以單望擬差啓下至壬午始自

備局備三望受點 備局 膳錄

仁祖己丑搃戎使金應海以司僕寺公事降資折衝來納  
密符政院以無違代定奪之事難於捧入密符啓辭稟  
旨則令備局定奪備局啓以將任極重不可輕遞金應  
海今雖降資猶是堂上官通政之為巡察亦有規例請  
始令仍察 上從之 備局 膳錄

野記聞

孝廟朝特拜金集為禮曹叅判吏曹以為禮官之必用文  
官法也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召將何用不可拘於常

規也宋時烈亦特授禮曹叅判 誌

孝宗丙申初設軍門無把總令其軍門自辟守令 備局膳

孝廟己亥南藥泉九萬拜慘撫未及謝恩兵判洪公命夏

啓達別為兵即薦極擇差出自修撫移兵曹正郎又於

顯廟癸卯 廟堂以賑政特差公備局郎及移臺職大

臣造白勿連除禮數叅討國事公以事體非便不赴 晦

隱集

顯宗癸卯瑞真府使李廷機陞拜江界府使備局啓以堂

下官擢陞堂上守令非出入三司之人該曹不敢遽爾

註擬例也今此政體不當遂改差廷機推考吏曹當該

堂上 備局膳錄

甫宗甲寅領議政許積所啓承旨將為持公事八侍但承

旨除授時該曹例以堂上盡毀擬望即今冲年新服之

初恐未能的知某口之可合臣意則今後先以一時才

望擇備三望而至於三司亞長例陞堂上之階擢不可

廢則三望之外亦令依前加擬此雖不可永為定式而

姑於近日以是變通何如左相金壽恒所對亦同 上

曰然則擬以三望 國朝典謨

甫廟卽位初金錫胄以堂上除授禦使備局以守禦使卽

權設之職品秩雖不載於法典自設置以來皆以嘉善

以上無帶未有以堂上無之者草記以稟 上特命加

資 備局膳錄

肅宗戊午守禦使閔熙拜右議政上疏辭免將任 上以相臣無帶已有先朝前例不許之 備局 膳錄

肅宗甲子 上以相臣金錫胄無判兵曹事而欲使往參政席問議于大臣領相金壽恒右相南九萬以為 仁祖朝右相沈悅辭無戶判劄中有云申叔舟之禮部朴淳之兵部柳成龍之吏部皆有宗判書而大臣則無領摠察而已人物進退典禮軍政本曹堂上往來詢問云臣意則除閑漫差除外重任緊窠皆令問議而擬差則其為主用舍之權無間於身參政席矣 上從之 備局

膳錄

肅廟朝乙丑左叅贊申晷白 上曰大臣遞職例付西樞

而循次遞降故卽今原任大臣閔晷重李尚真皆付知事知事是二品而醫譯雜類皆得為之固非所以處大臣祿俸亦因而降待大臣之道不當如是左議政南九萬曰領敦寧本是一窠而有兩國舅則亦加設以此言之領中樞宜加設以處大臣而大臣非止一二人加出領中樞四五窠亦似太多隨其送西多少加設判樞而使之得受正一品祿為宜 上從之 實鑑

肅廟丙子文官堂下作散一百八十餘員蔭官作散叅上四百二十餘員叅下三百餘員武官堂下作散九百餘員前御甚多而官職有限銓曹知其如此亦無奈何臣詳考舊近官制東班堂下官減省一百二十餘員而初

仕之增設亦至一百數十餘員參上之失祿其勢固然

明谷為吏判時疏

伯兄嘗言為吏禮兵三曹尚書兵部則勞力而不勞計吏  
部則勞計而不勞心至於宗伯則并與心力而為勞焉  
蓋以朝廷大禮宗伯必攝禮儀而卒有變禮則恒患無  
據講定之際多費心慮故云然

識小錄

